# 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辛未十月二十九日乙亥

東京留守宗澤奏劄乞車駕回京師宗澤自七月到京師屢上表劄乞回鑾又極論曰臣蒙恩差權知開封府

事今到二十餘日物價夜市盡如平時每覩天意眷顧
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臣之血誠見將士見商賈見
農民見士大夫之懐忠義者咸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
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
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耿南仲姦邪輩陰與金人為
地爾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順農
民順士大夫之懐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
執事示謁欵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聽向邦昌耿南

仲姦邪陰與金人為地者之語又别奏曰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在公率屬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舟楫寢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輛每輛用五十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護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護車十八人執神臂弓弩隨鎗射遠小使臣專幹辦閱集畢事每十車差大使臣總領為一隊見今俾統制官日逐教習變化進退左右周旋曲折之陣於城外劄

寨又沿河一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立在兩河攻擊収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金人畏讋必不敢輕動冐犯自速殄滅又曰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治南薰門一帶御路闔萬邦百姓寓於京師者日夜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民夙夜憂思眷眷念念繼之以泣又別奏曰陛下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

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闓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小民無知因疑致變旋相踐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狥姦謀踰國遷幸使彼狡獪皇惑敢爾横肆盜據竊發闕文跼蹐以歸畎畝以操來劍戟鑄為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人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自然中興尚何侵侮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

十八日乙亥尚書左僕射李綱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制曰論人臣之大戒罪莫重於擅朝置輔相以仰成責尤嚴於誤國式揚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李綱頃以時才列於清要屬戎兵之急變參綱轄於中臺周流俗以沽名秉樞機於右府既統師而敗績舉紲典以挨荒次朕詔圖惟人求舊念召還之以賜適揆席之猶虛首登次輔之崇旋陟上台之峻而乃謀謨莫効狂誕罔悛忘協恭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請盡括郡縣之私

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喜怒以私剛愎自用令允符於清議屢抗執以還封用若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札第欲恃愚於已靡思移怨於君比劾江浙騷擾之官亟下里民寬恤之詔貼改已畫之旨巧蔽外姻之姦玆遣防秋之師實為渡河之備顯肹告戒厚犒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每訓趣其速進竟沮格以不行設心謂何專制如此忽覽劾章之奏具陳引咎之辭顧物論以大喧豈邦憲之可屈宜解鈞衡之任俾從祠館之游仍

聯秘殿之近班併推加戶之異數以全體貌以厚股肱於戲國步多艱方切履氷之懼鼎司失職更懐覆餗之憂尚緣注意之求特徇乞身之請往祇訓語毋忘省循

李綱每建言頗切直黄潛善汪伯彦忌而譖之又諷臣僚使言其罪臣僚上言杜絶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專行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公吏為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事遂罷宰相 汪伯彦時政記曰十八日乙亥内降麻制

左僕射李綱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以綱上表稱疾自請故也　太學生陳東歐陽澈以上書切直死陳東歐陽澈上書論李綱不可罷黄潛善汪伯彦不可用乞親征邀請二帝語切直斬於市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　中興姓氏録曰陳東字少陽潤州人歐陽澈撫州人東在太學博學雄文聲譽甚盛慨然有濟世安民之志宣和末天下大亂淵聖即位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彦朱勔亂國

害民謂之六賊乞賜誅戮發策親征及京貫勔等追還
早正典刑不從靖康初姚平仲敗宰相李邦彦忌李綱
主戰罷之大金攻城人情甚駭東引進士伏闕上書而
言綱乃社稷之臣不可罷乞召徐處仁唐恪置左右閫
外事盡付种師道俄而軍民數十萬大呼闕下請用李
綱擊碎登聞院鼓殺内侍五十人遂復用綱而民心定
邦彦等皆譖東以布衣而脅天子累欲罪之上不允補
廸功郎賜同進士出身東又上五書乃辭之建炎元年

左僕射李綱罷黄潛善汪伯彦用事東與歐陽徹在應天府伏闕上書言李綱不可罷潛善伯彦不可用乞親迎請二帝不允潛善伯彦及諸内侍譛於上驅東徹於市斬之死時年四十二識者哀其忠義且知喪亂未已也三年悔誅東等賜東之子錢五貫東徹承事郎

二十日丁丑元祐皇太后發應天府元祐皇太后自應天府進發中原之人皆知翠華將有江都之幸京師父老有相聚涕泣者　東京留守宗澤奏劉乞且駐蹕南

都勿為巡幸臣伏覩朝廷前遣翁彦國營繕山陵比有
詔復遣官奉迎太后六宫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
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聲為此言其
意必有所屬進言者欲陛下過江避敵而不思天下託
為愛君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
衷早定大計臣學空踈不能引古為證姑借近事一二
為陛下别白言之朝廷異時改更三舍以取士欽崇道
教以奉真進貢花石以享上屈意敵人以講和當時士

大夫阿意順指例蒙旌賞其間有識者議論不可稍加
裁抑則必以悖戾怠慢加之譴斥陛下試以前日之事
槩之其頗僻遵承例霑識擢者果皆忠藎者乎廵幸之
事利害所關萬倍於此三者比進言諸臣談何容易又
况利害之端曉然可見陛下何不計正其實而早黜之
無使此曹如异時阿諛承順之人得便文自營而國家
獨坐受其獘臣重念本朝提封汴京號為腹心祖宗都
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人民依之以居者無慮

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收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又併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仰之心哉臣乞陛下且暫駐蹕南都無輕議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掃除宫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樂之庶幾中原增重而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是徒為走計爾示敵以弱非惟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謂陛下惜者此

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又劄子曰我東京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而輕棄之欲以遺強敵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慨激昂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仇敵陛下忍恥聽訣順而不令剛正之士卒同厲心恢復疆宇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如舊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饑渴之望飲食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望陛下

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

二十八日乙酉尚書右丞許翰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先是翰與李綱素善綱被召薦翰六月有旨端明殿學士許翰復職制曰士有明於遠圖而闇於近畧工於為國而拙於謀身雖當鑿枘之不同而今實著龜之先見具官許翰蚤明古學出應時須翁歸兼文武之材無施不可賈誼陳治安之策所慮溢深方宏康濟之規忽蹈讒訶之域棲遲閭里淹歷歲時肆於顲俊之初

知汝投閒之久悉還故秩召對便朝忠不忘君當大攄於素藴人惟求舊思復見於老成汝其疾驅以承朕念綱罷翰遂得祠　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進士中第宣和中為給事中言高麗入貢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舉杭州洞霄宫靖康初以李綱薦召為御史中丞言蔡京童貫蔡攸皆坐責俄同知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翰言三鎮棄則京師不可都而天下危不宜許薦种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楊戬李邦彦

孟昌齡等家請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嘗督姚古种師中兵起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翰罷建炎初綱入相復薦尚書左丞綱解機務翰以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宫累官通議大夫紹興三十年卒

九月初五日壬辰命巡幸淮甸御史中丞許景衡奏據探報金人至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京朝廷雖已遣鄭建雄就領兵前去防遏乞車駕南巡以慰人望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命涓吉巡幸淮甸續據有司選用十月

一日宰執進呈奉聖旨依令朝廷措置施行　臣僚乞考驗京城失守將吏士卒効命與逃遁者誅賞示戒臣僚上言竊觀去冬京師失守城池非不高深兵甲非不堅利士卒非不衆多然上下弛慢嬉戲城上坐觀其壕復縱其登城又曰公然逃遁無復衛上之心遁於城内者反導敵人刼掠居民遁於城外者結集徒衆焚刼州縣逮今未能偃兵何以為戒若命留守司於金人登城之所三二百步内考驗將吏士卒姓名効命致死者

褒其忠義賞賚其家永保廪給逃遁得生者梟首示衆
屏逐其家永離其處則人知效死則享名榮而福家屬
偷生則受顯戮而禍妻子忽有師旅之事其誰不以死
衛其上乎有㫖令宗澤具功罪尤甚之人申朝指揮
七日甲午奉聖㫖將來廵幸駐蹕揚州行下知揚州呂
頤浩修治城池繕部員外郎陳克幹辦舟船并樁辦糧
草發運使李佑淮南轉運李傅正並隨軍轉運使
十日丁酉詔廵幸所過無得騷擾詔曰荆襄關陜江淮

皆備巡幸並令因舊就簡無得騷擾訪聞州縣不能深
體至意色色求備吏卒並緣為姦百姓受害朕臨位以
來欲求民瘼恤民隱思所以為民利者未厭朕心有司
以巡幸之故乃更前期騷動朕深痛之今戎馬驚擾之
後盜賊間作朕夙夜憂惟念不暫安縱未能盡除大患
使吾民各安南畝其可事一巳之奉以重困吾民乎凡
巡幸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若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
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

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齋以行無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無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隨從臣僚皆體朕意有司百官敢騷擾重寘於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柵必令寬敞官無得少懈部使者皆朕耳目官有違戒勅而不以聞者當與同罪若是為騷擾罰更加重許民越訴

十五日壬寅差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計置各用舟船迎奉神主仍專委內侍二員充同共都太主管合

行事務各迎條具申尚書省施行

二十一日戊申元祐太后及六宮至揚州正衙牌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

二十二日近降指揮諸路買馬陝西路每州可令買馬百疋外其東南州軍不係產馬之處並免出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更不施行　王彦河北招撫都統制渡河破金人兵收復衛州府新鄉縣樞密院以王彦為河北招撫司都統制司張翼白安民岳飛等一十頭項七千

人渡大河於陷州縣已措置招撫不順番軍民遂渡河

北屢與金人之兵鏖戰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

二十七日甲寅車駕發應天府上巡幸江都自應天府

進發

十月一日丁巳聖駕發舟巡幸淮甸宰執侍從三司百

衛禁旅御營使司五軍將佐扈衛以行　劉光世除殿

前都御侯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先是劉光

世省視陵寢及規畫控扼河陽還遂有是命

二十九日乙酉王彦及金人戰於新鄉縣不利兵潰彦入太行山聚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仇人八字軍兩河響應王彦既得衛州新鄉縣即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兵之至也率衆數萬薄彦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彦兵寡且器甲踈畧疾戰輙不利彦决圍以出其衆遂潰金人見彦所乗甲馬獨異復盡鋭追擊彦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十數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彦收散亡得七百人保龔城縣西

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即徙其寢所部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萬死以從公者感公之忠憤期雪國家之恥耳今使公寢不安席乃反相疑邪我則非人矣遂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仇人八字以示其誠彥益自厲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義兵民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寨十萬餘衆綿亘數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并汾相衛輝澤間倡義討敵百里內皆受彥約束稟朝廷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

相望時遣勁兵挠彥糧運彥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亡慮百十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金人及奪還河南被擄生口不可勝計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盡二年正月十一日丙

申

十一月丁亥朔曲赦應天府宿亳楚泗揚州朕法羲易

之省方體周王之時邁粤自纂圖之歲率勤巡狩之行

北縣睢陽來撫淮甸歷宿亳之境域過楚泗之郊圻觀廣陵形勢之雄思藝祖規模之大講求民瘼修舉政綱念聖人之德好生常軫懷於矜恤而天子所至曰幸得無望於惠綏矧復兹禮甚希吾人實衆雖戒供須之擾寧徹應辦之勞駐蹕之初惠不可後宜敷慶宥用慰羣情於戲若日月之有光明或先臨照如天地無不覆載咸所盖容思萬方之罪在予尚一人之慶有賴悉蠲咎累共迪中和咨爾庶邦咸悉朕意

四日庚寅詔求能使絶域將萬衆者朕以眇躬嗣承大器屬時艱危慄如氷淵念二聖母后之未還宸極而宗廟生靈之重任常懼弗勝臨御以來備殫智力而人多規利士樂赴功靡獎之餘艱於振起遣兩道迎還之使未副所期為中原固守之圖亦慮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絶域與智謀勇毅能將萬衆成朕孝悌之志而共安中原慮其湮沉弗能自達夫以天下之大祖宗德澤涵養之久宜多異材副朕延佇仰三省樞密院昭示朕

意不以有無官資並許詣行在登聞檢院自陳朕將不愛惜爵禄優加禮遇以表忠義濟時之功

六日壬辰宰執早朝登御舟進榻前奏

九日乙未王彦及金人戰於太行山遁去王彦在西山聚兵既集常慮糧儲不繼一日發軍兵運粟會奸人有告敵帥者金人乘虛遽以大兵薄彦壘彦率親兵乘高禦之衆稍卻彦大呼勇士盡力而戰且以強弩飛石齊發金人方稍退金人有死者皆以馬負屍而去自此金

人布長圍欲久困彥彥絕餽運者旬餘彥檄召諸寨兵大至金人乃遁去　遺史曰時金人銳意中原特彥在河朔以兵勢張甚未暇南侵一日敵帥召其衆首領俾以大兵再攻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必欲使某將者願請死不敢行其為所畏如此

十四日庚子車駕次泗州　尼堪約諸將分道河南節要曰尼堪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道河南東路

鄂勒歡入攻山東西路尼堪入攻京西尼堪又除金人萬户羅索為陜西路先鋒都統以金人萬户薩里罕貝勒哈芬以副之侵陜西鄂勒歡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侵山東

二十二日戊申知密州軍事趙野棄城而去趙野以前執政知密州見山東盜賊縱横官儀據即墨不退翠華乃在淮甸王命不通遂具車擔裝載輜重以家屬乗轎馬棄一城軍民浩浩長行軍民偶語兩日不定於是杜

彥等乘閒作亂

二十四日庚戌密州軍卒杜彥李逵吳順反杜彥自稱知軍州事追執趙野殺之趙野棄城去有守衙節級杜彥樂將節級李逵小節級吳順三人者因民洶洶遂謀作亂且曰方今盜賊縱横一州生靈豈可無主請自為知州軍兵皆聽命彥遂知州而與順左右之彥遂遣人追野至張倉鎮執野并其家屬回癸丑彥等坐黄堂上其徒黨聲喏報捉到趙野彥曰爾為知州自般老小向

南去不知一州生靈誰其為主野不能應彥令取木驢
來釘其手足野大驚乃呼曰太尉願愬一言彥媟駡之
衆已擬野跨木驢釘其手足矣推出樵門進而殺之取
其頭籖於市用一笠兒葢其上百姓見者為其垂涙其
家屬徒黨分去唯一子學老得脫彥等取密州一城强
壯盡刺為軍
二十五日辛亥金人陷河間府權府鈐轄孫某廉訪李
某皆被殺先是河間府黄潛善以兵赴大元帥府也令

鈐轄孫某權府事金人攻河間府孫鈐轄盡力禦之高陽關廉訪使者内侍李某屢率兵與金人接戰河間府士民仗其忠勇金人攻破之西北角破而城中築月城護其闕凡築月城三重兩次攻破時月城已近雲一營是日雲一營中遺火諠亂金人乘亂攻陷之大肆殺戮至於子城忽傳令戢兵時城中士民死者已幾半孫鈐轄李廉訪皆死於亂兵

二十七日癸丑車駕至揚州駐蹕鄂勒歡自燕山率衆

由清滄渡河以攻山東尼堪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
陽再陷西京及遣金人萬户尼楚赫博索察罕瑪勒等以攻
漢上　節要曰時政記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敵
夜渡河背攻河南城建雄之軍遂潰尼堪兵得渡首敗
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
以降尼堪遂入西京屯於大内以代州叛臣李嗣本知
河南府事且遣金人萬户尼楚赫輩攻漢上尼堪不自行
者以時宗澤守東京恐澤邀其後故自據西京與澤相

持使漢上之兵無後顧之憂也

十二月八日癸丑金人陷鄭州知軍州事董庠棄城走

前知階州董庠者因來勤王潰散無所歸宗澤留守東

京令庠知鄭州金人入境澤出兵援之為金人所敗庠

已棄城而走金人不入鄭州而退去遂專往京西　遺

史曰金往西京車駕在揚州金人議進兵殘擾京西乃

遣尼楚赫大王自汜水渡河攻西京西路制置河南尹孫

昭遠不敢當引兵即避之金人遂陷西京

十二日戊辰金人自龍門渡河沿河安撫使曲方遁走自河東一路陷没畫河為界朝廷以唐重帥關中重沿河置安撫使以統制將兵守河而安撫統制屢易最後以曲方為沿河安撫使方以衰老皓首黧面如鬼物統兵駐於韓城日以飲酒蹴踘為事未嘗治軍政金人議侵關陜乃遣尼楚赫大王提兵一路擾京西又一路自慈隰而南欲攻陜右羅索貝勒統之唐重遣總管劉光弼齎帛犒兵河上光弼至華州聞金人逼河遂留不進

金人自龍門清水地方分奪扼渡河而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妄言金人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里方始覺知乃擁兵遁走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邠岐

十九日甲戌金人攻同州軍知州事鄭驤赴井死周良以同州降於金人羅索貝勒自清水曲渡河距同州猶七十里人心已動不安癸酉金人漸至同州通判及知縣衆官皆走甲戌同州閉門知州鄭驤赴井死軍民上城名為守禦而諠亂無法金人至城下呼請官員打話

軍民謂寄居官承節郎前知沙苑監周良者子弟所出身可與打話遂同請良良辭不可軍民曰州縣見任官皆棄城去若承節不向前承當則一城生靈皆遭荼毒良不可已而從之令立青蓋於城上金人遂就來打話且令投拜良曰如大金不殺戮願以城降金人許之良出城見其帥請降喜以良為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唯遣十數騎入城索寄居官皇城某追取金實畢殺之又入州學取書籍而去餘無秋毫之擾　遺史曰秦檜當

國鄭驤之親屬為檜客情意密驤以死節贈通議大夫猶以為未為錄其叱罵金人之節加贈樞密直學士制曰往者人習治安士喪廉恥遭時分變坐視傾危蓋平日詭隨罔知尊主庇民之道故臨事讋懼宜無仗節死難之人朕承多難每為永歎倘聞義烈豈無褒揚具官鄭驤稟性剛明守身端靖始將使指旋剖郡符迨外患之横侵能嬰城而自固旁無應援迄以陷亡蹈白刃之在前叱敵人之愈厲雖加卹典未慰忠魂載循渙渥之

恩增貢宥密之職靈兮英爽歆此寵榮後又請謚曰威愍驤赴井時金人猶未傅城初無固守與呵叱之節可謂詭矣　羅索自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入長安節要曰時羅索屯河中蘸村官軍扼蒲津西岸敵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之域一夕履冰而過直入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

十四日己夘金人尼楚赫陷汝州提點刑獄謝京走被殺尼楚赫陷汝州將兵挾提點刑獄公事謝京出城奔走去

將兵王俊聚衆後據繖蓋山有衆數萬　河東制置使王孌棄陜州奔於興元府王孌爲河東制置使軍於陜州同州既陷孌之兵潰亂不能整乃留張昱治陜孌率衆由金商欲入川州縣震駭欲閉門拒守獨提點刑獄張上行破衆議迎孌處於興元府給其衣糧

建炎二年正月二日丁亥金人尼楚赫攻鄧州安撫使范致虛棄城走權安撫使劉汲率衆出戰被殺　遺史曰初河東制置使趙宗印退軍取商州路出武關欲赴揚

州到方城縣遇范致虛使之知鄧州兼西路安撫使致虛下車方僅一月而金人攻鄧州致虛聞風先遁去宗印以其兵帶挾民出城入房州往襄陽金人帥尼楚赫大王至城下轉運使權安撫劉汲率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戰或以為出奔為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乾道六年左宣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劉惇進狀伏念臣先祖朝議大夫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臣汲起自諸生

遭時多故欽廟收之放逐出使京西光堯録其勞効就除
帥事於時國兵新破敵勢方張漢沔之南四面皆敵孤
城散兵無經久計先祖父臣汲志於急病受命感遇慷
慨自奮誓以死報乃建炎二年正月三日敵騎至鄧州
先祖父臣汲親統將兵出城與金帥尼楚赫大王二十萬
衆接戰在本州城南當陣遇害五月六日奉聖旨贈兩
官特與兩資恩澤當先死事實跡見於提點刑獄權州
事程芾之所奏出戰始末見於京西使臣將校之所供

蒙恩襃贈見於武勝軍之所被授吏部之所給一時事勢與朝廷之委寄士大夫之論議則見於御史中丞許景衡章疏而先祖父臣汲忠義憤激凡所施置則見於行狀為當時先父臣裴自蜀間難即赴京西朝廷倣擾告命淪失先臣㲘世諸父流離存沒恩命兩未獲霑因之先祖父四十年死節未昭於時雖於其間累有申請值秦檜當路用兵事務從閣束迄無行下自分此生賫恨永已誠不自意未死之年誤蒙陛下召自遠方擢寘

三館孫賤形跡一旦得遇天日昔之無告侶可號訴累年於茲猶以遺聖明未有補報内抱沉痛抑而不發近者誤蒙聖恩待罪史氏獲與諸儒朝夕網羅放失舊時稍知紹興之間鄭驤唐重之流贈官賜謚之典皆因子孫自言得以推恩乃知聖朝於盡節之臣隱卹崇終無所不盡而先祖父臣汲當艱難時仗節死義比於二人迹狀顯著徒以子孫賤遠不能號天扣地請命聖世致使歲月引久史臣不盡太常不謚忠義大節泯滅無聞

其責在臣無以自贖使臣今日叨塵朝列謬當載筆日見已行之事而猶隱忍緘默若不祈請將復何顏戴天履地仰惟皇帝陛下臨朝厲精大明黜陟日月之照細大不遺方將崇奬死忠褒勸名節使天下聞風有所砥礪是又先祖父臣汲孤忠暴白之時子孫沉寃巨痛有所赴愬之日重念國難以來州鎮收守不可勝數倉卒之間望風棄城蓋十八九嬰城自守百無一二至於整兵迎敵以必死抗節者又絶無僅有昨來先祖父臣汲死事

之迹既有上件帥臣所保奏武勝軍所被受使臣將校所供吏部所給公憑臣僚章奏疏所論時事一一並可照驗則臣籲天泣血泥首請命冀獲彰聞此固其所臣竊見唐安史之亂顔杲卿李愷張巡許遠皆盡節於天寶之末至德之初而顯於建中長慶之間差次於元和之世褒忠尚義以儆於時雖數十年久猶不可已致太常博士獨孤及議郭知運謚謂不當以過時廢禮則臣於此時控告君父猶不為遲檢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

聖旨指揮節文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器高下並令本路帥司保明指實聞奏特與賜謚臣先祖父臣汲事跡委是應得上件指揮臣今啣哀瀝血伏詣闕下繳進以聞臣誤被聖獎身居朝列莫敢興造矇昧僥倖上恩一言涉誣罪當萬死伏望皇帝陛下天地父母時軫睿慈哀憫死節之臣申詔有司考按事實悉依建炎詔書非獨以慰九原孤忠螻蟻小臣生死骨肉之幸亦庶幾激發忠義砥礪名節於風俗隆替不無所

繫伏候勑旨續據太常寺中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
日指揮節文云云今準省部備準都省批送下劉㷐伏
乞賜祖父謚事今將連到録曰照得故知鄧州權京西
安撫使賜太中大夫劉汲先因金人侵我鄧州統將官
戚鼎提兵戰歿蒙本路提刑程芾保奏贈太中大夫本
司契勘本官係守臣戰歿應得上件指揮正月三十日
奉聖旨特與賜謚施行本寺今欲擬謚二月二十九日
奉勑以孤壘抗方張之勢義弗圖存事本朝有仗節之

臣死為不朽敬徇易名之請因宏勵俗之規具官劉汲
輿學決科誠心享上值同朝之惡直遭排擯而自如賜
環於靖康更化之初分閫於建炎再造之日屬兹穰守
正扼敵衝衆避敵以苟全獨舍生而狥難髮歸若動尚
想常山之威皆裂大呼不媿睢陽之戰哀百身而奚贖
節一患以表尊慮國為忠捐軀曰介冀英䰟之如在歆
邺寵之不忘可特賜謚忠介
九日甲午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操降於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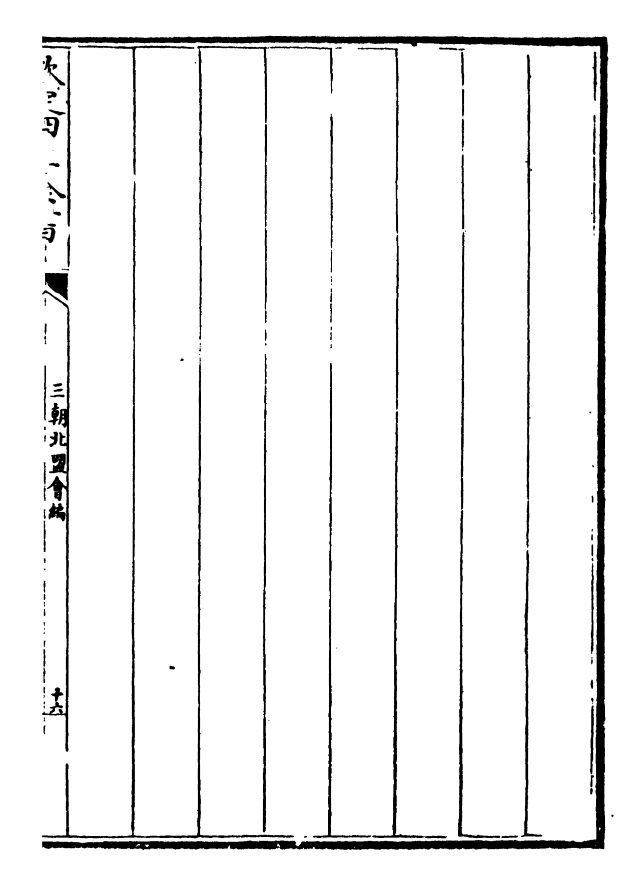
人

遺史曰金人至鄧州官兵守禦劉汲被執守陴者已見金人作木柵圍城矣穰縣典史格某之子被驅擄作柵金人遣入城使諭城中投拜格氏子呼於城下守陴者皆識之遂鈎上城格氏子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巳時攻城城破雞犬不留若能速便投拜則可以免禍有趙士習者福建人欲投拜僉判李操者西京人不欲投拜曰當盡死節趙士習曰豈不知盡死節而為忠雖死無益於事奈一城生靈何操語塞遂諾與趙士

習出城見尼楚赫大王授拜尼楚赫折箭爲誓不洗城由是金人遂入城初淵聖用宰相白時中之議欲幸襄陽而鄧州爲行宫截留四川輕賫綱及聚糧草至是盡爲金人所得又需索百色技藝人及金銀物帛如京師圍城中根括之法尼堪烏舍屯西京鄂勒歡陷青維二州羅索貝勒陷延安府金人陷延安府東城是時鄜延路經畧使王庶在鄜州家屬在延安府奔走得達鄜州權知延安府事劉洪與軍民共守西城

十一日丙申金人尼楚赫陷均州知州楊彥明棄城走先是靖康初金人方至河北而諸路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唯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不釐務在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知筭尚義慷慨聞亂即率歸朝燕人約七十餘人家家所有金刀麫刀以至果刀剃刀應干器械尺鐵盡赴州納之知州楊彥明信其然常衛護保存故人不敢犯未幾有潰散兵犯均州境彥明令雄翔措置雄翔即授方畧分委其衆當之每出必勝均州人亦

賴之漸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常語彥明曰國家忘戰久士卒懈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可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能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邊防取之有道猶可支吾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不復可用彥明以其言為是及金人犯境境內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未知所措雄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與彥明敘别復聚其衆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二年正月十二丁酉盡二月十九日甲戌

十二日丁酉金人尼楚赫陷房州

十三日戊戌金人羅索陷長安安撫使唐重戰卒總管楊宗閔運使桑景詢曽謂提刑郭忠孝皆被害 修撰

劉岑誌重墓曰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二聖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年號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人重兵屯於河上陝西大震驚告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道已並邊矣岑適使金自汾晉渡河津由關中以歸方入朝宰相傳上旨於政事堂訪可以為永興帥者於岑岑曰陝西事宜素重況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才尤難有天章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重與敵對河守備百出民不加歛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敵

陷蒲絳將及同同人度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敵知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及時事輒噓欷慷慨泣下沾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才智足以應敵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帥范致虛先促六路兵向東勤王留連陝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困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如

何哉且京師以秦兵為牙爪四方以京師為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牙爪不足恃而根本揺矣其言累千百皆痛切讀者感激而致虗不能用也逮聞京師失守公慟哭瀝血檄請遣使勤王且勉為効死盡臣節會永興令下慨然就國以勤王自任日條関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表言關陜山河形勢迎請主上入都關中為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為敵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犄角以緩敵勢至於

用忠直正刑賞皆中興急務所當先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士時敵在河中窺關内甚急而所部銳兵朝夕節制半年之間所請不知幾千百言皆不報十二月敵引兵渡河抜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人嬰城固守凡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敵城遂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衆潰中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有感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歛藏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開與公素友善令人取其喪

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襯見刻其姓名月日於側其在於初敵將至公自度孤城决不能支告轉運使李唐儒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陜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報上不足惜唐儒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訪雍帥也岑既以公薦而又薦提舉常平鄭驤守同州永興通判曽謂為陜西轉運通判官朝廷

俱用之後敵渡河鄭驤死於同公與曽謂死於雍嗚呼
三人者可謂不負朝廷矣公字元任眉山人為兒時已
不凡祖母宋氏嘗令讀裴度武侯廟碑一覽不再讀十
二賦陳平詩已有大志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懐安軍金
堂縣許先擬入朝薦於宰相得辟雍録是時邊臣多希
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覊縻蠻使貢不毛之地建立
州縣張官置使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之朝遂名
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復除吏部遷有司員外郎起

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月金人入邊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急而郭藥師叛以陷邊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起於開邊之謀始於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宜誅貫以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李鄴出使未及而敵已壓境都邑已戒嚴矣太上皇內禪淵聖即位明年正月改靖康方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講和親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執廷辨之 姚平仲既敗敵

愈熾索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廸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人得告之公曰審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初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以同列御史迭疏論不可遽罷此令金人退師遷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不下賞格大不樂之與孫覿李擢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撰知同州幾年除天章閣待制頃之出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中都聲望已藉守邊又能死事其名固

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實自岑發之況其大節昭昭如此刻之豐碑置之墓道使見之者曰此吾宋忠臣唐公之墓其誰曰不可 遺史曰唐重儒生不知兵師關中一蹈范致虛覆轍諱言兵機唯喜人言敵兵遠至關中必無虞京兆府路兵馬副總管楊宗閔與仲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為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薄境略無措置城隍重自縊死宗閔先

令妻劉氏携家人入蜀遂死於難唯宗閔死於其職轉
運副使桑景詢曽謂提刑郭忠孝皆死景詢介直有守
尚氣節之人也初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
謁入而拜唯景詢不拜議者多之以其發擿奸吏不受
干請時人號為喪門神喪借姓桑事言之也忠孝事伊
川程頤傳其易與中庸學金人薄長安或勸云監司出
巡可以免禍郭忠孝不荅遂被害　內侍邵成章上書
言黃潛善汪伯彥必悞國送成章吉州編管東偏在揚

州金人攻河北陜西京西羣盜起京東宰執黄潛善汪伯彦皆蔽匿不奏及張遇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内侍邵成章上疏條具善彦之罪且曰必誤國及申潛善伯彦使聞之上怒送成章吉州編管　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領兵屯於河南府韓世忠初為王淵軍統制屯於應天府上即位為御營使司左軍統制從車駕至揚州至是命世忠領張遇陳思恭等兵一萬屯於河陽府又命至滄州劉錫密結河朔之人自青州

絶河進兵命東京留守宗澤總大衆自滑州而北期濬於中山府俄為黄潛善汪伯彥建議從中止之　翟興翟進及金人戰於伊川皂礬嶺敗之又戰於驢道堰又敗之翟興弟進遇金人於伊川之皂礬嶺興披甲先登將士齊進接戰終日擒其將夏太尉者後旬日又遇金人於伊川之驢道堰力戰擒首領傅太尉者自是聞大翟小翟之名矣

二十二日丁未詔招降盜賊詔曰朕惟祖宗仁覆天下

生育休息垂二百年家有積聚人知禮教尊君親上安業樂生車書所通烟火萬里頃自奸臣誤國邊隙既開兵禍及於黎元烽燧達於京闕兵以傷殘而潰散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冦之患肆朕嗣位震憫於兹遭時艱難涉道寡昧寅畏恭儉不敢怠荒寛大公平庶宏共濟閲日尚淺羣聽未孚攻剽刼掠冦亂滋重矜州縣之民莫保田廬之安生靈何辜天意未悔今朕駐蹕淮甸寅奉廟社以來遣使金人屢致父兄之

請念欲復泝清汴却遷故都而虐盜猥多師虞弗靖盻
睘截於大河之外形勢削於累年之間興言及茲痛憤
良切咨爾有衆共圖興邦咸有鄉黨鄰里之情豈無父
母妻子之念凡今日奪攘縱暴之衆皆異時為民忠義
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燾監予止殺之
誠應盜賊回心易慮散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
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犯罪一切不問
丁進以其衆詣京城留守司請降丁進自退壽春府

擾於京東京西至是請降於留守司進壽春府軍兵也逃走遇亂復歸鄉里就蘇村闕圍聚人作過初自十百至千萬至有數萬皆面六點或刺入火進自號丁一箭圍壽春府撫使康允禦退之至是請降

二十七日壬子金人尼楚赫焚鄧州尼楚赫陷鄧州根刮百色技藝人及金銀物帛既盡是日也金人諭與寄居上户獻金銀以謝不死於是寄居上户皆賫金銀犀象出城尼楚赫大王使諭之曰欲留兵十萬屯於鄧州何以應

付糧草衆對以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又曰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大金若回軍紅巾數犯城使誰為主衆不敢對尼楚赫大王傳令竭城北遷盡過北官員依舊注授差遣僧道依舊歸寺觀百姓任便居住農家給田種作寄居上户歸城中傳此語滿城中皆哭俄見四邊已縱火民不可歸乃出城數里間入一木寨門極低小有板屋亦低僅容立望城中火已亘天矣自是不得食者兩日有散失骨肉者許以諸寨尋認有失一二十口者

一兩日間尋覔皆足踸踔城人盡狼狽出城然少有死者

二十八日癸丑太學生魏佑上書論列黄潛善汪伯彦誤君十罪　金人羅索貝勒陷鳳翔府

二月二日丁巳金人尼楚赫遷鄧州士民北去　節要曰尼楚赫之衆侵漢上擄鄧汝均房等州民以歸尼楚赫已焚鄧州乃給寄居官上户車及牛各有差遷之北去寄居官上户每過州縣人給米三升貧民下户途中死者不

可計到西京已無幾矣
三日戊午金人尼楚赫陷唐州尼楚赫以丁巳攻唐州戊午
登城巳未縱焚掠城市一空
十八日癸酉尼楚赫陷蔡州知汝陽縣丞郭瓚死之兵至
蔡州知軍州事閭忠孝先遣家屬在西平縣西陵土豪
翟冲家忠孝聚軍民守城金人攻擊數日城陷於東南
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餘三面奔者皆死知汝陽縣丞
郭瓚朝服而罵金人被執猶罵不絕口不脫朝服而死

金人大肆剽掠焚廬舍忠孝被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以為知州遂令荷擔忠孝奔走得脱乃往西陵忠孝字資欽開封人聰惠俊爽精通醫方嘗著信効方議論甚精致行於世初為知州揭榜詞狀不限字數每狀不限幾字忠孝一覽盡得其理而能暗記其人姓名鄉里以致訴錢物者亦能記其數目金人退留守司差張武經權知州州雖殘破而十縣猶盛民户詞訟頗繁張武經不能辨時忠孝已有朝廷放罪民户思忠孝治民

有法經監司陳狀乞求忠孝依舊權知州監司從之忠孝遂權知事

十九日甲戌金人尼楚赫攻陳州軍亂殺知軍事向子褒金人陷陳州初報金人至陳州知州向子褒欲固守時有出戍東軍四千人又有本州軍兵子褒倚之第三將岳景緩者欲棄城率軍兵奔往揚州子褒不從金人既到景緩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褒其家屬或散或亡俄而城陷金人燒爇刼掠而去留守司差尉氏縣馮

長寧權州事　東京留守宗澤奏對論正月丁未詔書乞車駕回京師正月丁未詔書二月壬申到東京宗澤拜詔畢讀之有曰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澤曰使忠義之人聞之解體矣乃具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我宋太祖皇帝肇開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以貽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以京師為根本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下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

奠枕於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偶緣玩習太平恬嬉之久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備遂至金人肆虐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王族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忻鼓舞垂髫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叩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祈明德為無疆之休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奸邪與金人為

地者之語移蹕淮甸則諸處兇惡强盜時如蝟毛剌起如蜂鬨聚縱火殺掠所在狂盜罔有悛懼以為天下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祗受朝廷降到黄榜詔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勤王之人皆觧體矣臣切謂自敵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勵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津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畧伭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至

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為劫持牽連道路當時大臣不
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
嘗有所犒設未嘗有所帮助饑荒流離困厄道路弱者
填滿溝壑强者變為盜賊非勤王之罪皆耿南仲輩鼓
倡抑塞之爾比來奸邪之人方爾横肆金人自然得勢
强梁惡少無緣殘滅惟國家聖祖神孫繼繼相授湛恩
盛德滲漉肝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金人雖
强為秣馬厲戈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幾千萬人諸處節

義丈夫不敢顧愛身而自黥面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數萬人今陛下以勤王為盜者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也果陛下回鑾九重瞻拜宗廟俾四方萬里知有朝廷不失祖宗舊物此人心之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以慰安人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惶惶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中語豈陛下意旨詞臣失職不能敷

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已之詔許還闕之期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腸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惡不犯於有司矣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臣犬馬之齒七十狂妄之言願陛下察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在陛下臣無任激切之至　冀德韓清冦西京翟興敗之冀德韓清遁走德清秉金人入邉嘯聚不逞出沒於汝洛之間有衆萬人屯聚於留山

寺及艾蒿平翟興聞探得殺戮殆盡後數日破艾蒿平
冀德韓清脱身逥走得賊物山積盡給麾下獲婦女數
百人悉縱還其家　馬政得信王推奉為首倡義舉兵
初斡里雅布給田與馬令耕種贍養也久之馬曰耕田不
即得食願為酒肆以自活斡里雅布從之馬欲因此雜結
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間因寒食日偽隨大姓送喪
携親的十三人奔詣五馬山山寨聞之喜躍遂推馬為
首是時傳聞信王在金人寨中隐於民間自稱姓梁為

人點茶馬一夕率其兵刼金人寨奪迎以歸遂推奉信王為首時两河忠義聞風響應受旗榜者約數萬人

譚兗據鄧州金人據鄧州時有陸廵檢者在羽山又有隆德府攢子譚兗在灰堆山隆德府陷脫身奔竄而鄉人之奔竄者推兗為首間關至西京遂據灰堆山金人焚鄧州遷民人而去也陸廵檢先入鄧州兗聞之率衆殺陸廵檢而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授兗以官俾知鄧州

李彦仙克陜州金人既以渡河陷同州繫橋為

歸路西階華陜岐雍隴秦陜西右大擾鄜延路經畧司出兵攻同州収復諸縣焚大慶關檄召河南河北豪傑共起義兵併力擊敵遠近響應旬日間以供狀自達姓名孟廸种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彦仙等兵各以萬數又勝捷軍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彦仙者鞏州人世開綫鋪彦仙有大志而不拘檢文面為曹司從軍勤王至陜華間兵潰散彦仙聚衆動萬人屢與金人戰仙雖無勇猛之才然有智信而能謀事聞陜

州空虛率衆襲取而據之彥仙皆以信義治不容毫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故得軍民之心皆盡其死力於是諸州人多往依之　邵興歸於李彥仙邵興初據稷神山聞彥仙已得陜州乃以其衆附之願聽節制彥仙辟興為統領河北忠義軍馬率兵渡河收平陸縣界三門集津徊山張店四鎮又辟興加統制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二年三月七日辛卯盡五月二日乙酉

三月七日辛卯金人陷中山府金人陷中山府城中絶糧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人見人皆瘦瘠而憐之取使臣効用軍兵千餘人令出城外聽指揮皆無力行

步扶杖而往至則有金人傳令曰汝皆合死大金念汝忠特貸命不殺將汝等選擇千人置立千人一軍皆無力拜謝

十九日癸外河東置制使趙宗印屯於郢州趙宗印在襄陽時中書舍人康益知郢州乃遣人致書招宗印宗印遂以兵屯於郢州益亦具舉留宗印狀申朝廷　翟興翟進敗金人於福昌三鄉又敗之於龍門收復西京翟興翟進與權京西北路置制使苗搜遇金人於福昌

及三鄉閭苦戰終日金人敗北獲金人司天梁寺丞者
興進弟凡取龍門路收復洛城金人擁鐵騎數千相拒
於龍門石道中興進麾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
官軍乘勝轉戰奪長夏門以入與金人巷戰遂克復洛
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司馬坡營壘相
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窺伺興遣麾下斷河橋自是金
人稍去遠
二十六日庚戌金人陷洺州初金人圍洺州以知州王

麟是童貫舊屬官遂於城下呼為王姑丈間其民心軍民信之殺麟全家有韓一者為統制名一字定志主城中軍事金人自京師回經由洺州境内洺州軍民刼之得南班宗室士遂留為知州金人築外城圍洺州䖏鹿角掘壕塹固甚密内外不相通欲持久困之洺州終不拔拜西山有李宗作山寨自守有百姓晁進者懐蠟書凡三次出金圍金人侵西京陜右也河朔兵㕓守者稍怠洺州以糧食盡不可守於是强壯軍民議棄城拔拜

乃擁出城皆走自白家灘渡大河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　羅索至秦州西河偏將劉惟輔殺其帥哈芬大王羅索遁走羅索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府汧隴不浹旬降秦州熈河隴右大震熈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總統兵三千禦敵金人前軍踰鞏州惟輔留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深居敵恃勝不禦黎明軍墜伏中惟輔騰矟刺其帥哈芬大王洞胷磨馬足下羅索失勢遁走　劉光烈擊金人於同州戰敗金人畧秦雍所

過城邑輙下未嘗有迎戰者金人至鞏以深入有後憂又熈河將劉惟輔遇敵於熟羊城天未曉短兵接殺傷相當而敵失大帥哈芬大王遂復東還惟輔亦走敵去而惟輔覺鄜延帥王庶令統制劉光烈邀擊金人遂遇於同州光烈戰敗自此官軍見金人則退怯矣　張嚴及羅索戰於五里坡兵敗被殺金人自鞏東還也熈河已遣劉惟輔追逐又遣大將張嚴踵至嚴鋭意追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出別道由吴山出寳雞掠敵遊騎

而嚴擁大兵擊敵於五里坡嚴初發也約涇原兵會合擊敵嚴既下隴關涇原統制官曲端應報相會於岐隴關嚴信之既直前而涇原兵不出據青谿山以自保金人反軍擊嚴嚴兵敗死之

節要曰羅索陷長安斷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嚴所敗羅索自秦鳳回張嚴襲之羅索伏兵於五里坡嚴至伏發嚴戰不利死之

吳玠敗金人於青溪嶺張嚴兵敗金人勢愈張謀趨涇州涇原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第十二副將吳玠為先鋒

玠進據青溪嶺逆擊破之　尼堪焚西京陜西以援羅索尼堪知羅索為張嚴所襲西來又聞韓世忠大軍所至盡焚西京廬舍西京漢上之民北留烏舍伊都屯河陽以待世忠覩之陜右以俟金人　信王遣馬擴赴行在乞兵　續自敘曰初信王與馬政倡義起兵也欲遣使詣行在請禀朝廷之命時兵戈方熾道路梗塞雖已兩發使人慮其不達乃遣予赴行在臨行信王以兩首詩送予曰全趙收燕至太平朔方寸土比千金氛祲一

掃鑾輿返若個將軍肯用心又曰遣公直往面天顔一
奏臨朝莫避難多少焦苗待霖雨雨霖只在月旬間因
親送予至山下握手仰天欷噓流涕曰惟公至忠無以
家屬為念予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轉河朔皆大盜據要
險馬每至輒单騎詣其寨諭以信王請兵之意且與結
約同効忠義盜賊皆踴躍忻從時兵間無紙筆予所至
裂衣襟記其姓名次第云俟到朝廷即先命爾輩以官
渡黄河時皆盜魁自操舟相送以濟既至東京見留守

宗澤出信王劄子託澤早津送赴行在并以信王二詩示之澤曰兒子方欲赴行在不若先以詩進呈如何予從之遂行至維揚所從之士不滿百人矣既見上因奏言臣陷敵日適遇太上皇帝車駕北狩時因問内使張恭有何臣僚在此恭以臣在遂令恭密傳聖旨令歸到南地見官家時可令用兵金人無信兵勝則我可歸奏至此上揮淚曰朕稔聞卿忠義即加褒諭下殿拜謝欲出閤見宰執環而前不聞奏論何事但遥聆玉音甚

屬且信王是太上皇帝之子朕之親弟豈不認得書迹何疑之有連曰何疑之有即條制除信王河外兵馬都元帥制曰頃强敵之内侵屬都城之失守偕宫闈而遠適歷險阻以備嘗肆恥躬之續承濟多難而恢復還襲之兵繼遣祈請之使屢馳撫時序以既周悵初心之未遂忽覽章疏之近奏始聞行役之獨留盍既言歸圩寛遐念乃陳手足之助願効忠孝之誠慨然壯圖副朕本旨宜就顓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六宫之還

以慰兩河諸鎮之望特授擴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節度應援軍馬使但將兵應援擴具四事奏呈其一曰臣聞秦武王遣甘茂攻宜陽樗里子公孫衍疾其行茂患之引曾子毋投機之事以諷武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盟於息壤以遣茂行攻宜陽三月不拔樗里公孫果爭於前武王不聽益發兵以佐茂遂拔宜陽今臣疏遠小人捧皇弟信王之奏仗孤忠請兵於朝陛下

斷以不疑付臣閫外之任臣當拊循戰士播宣王威以
圖報稱願陛下存武王之心念甘茂之事鑒前代之成
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効愚忠畢意攻取惟陛下矜
察其二曰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
依常制下都堂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規避者
定逡巡藏匿不以進呈伏望睿旨令皇弟信王都元帥
府專置一司凡軍期急速文字不限寅夜晝時通奏庶
免誤事其三曰大將軍受命專征自唐以來用中貴人

監軍奪權掣肘每至敗事今二聖遠狩中原未靖皇弟信王慨然有請於朝陛下嘉其意大發王師以付之旦夕舉興必期迎鑾輿靖河朔然後已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不惟令日易於成功庶幾後世取以為法其四曰王師大舉金鼓器仗全不任用切覩馬隆募勇士三千武庫給以朽杖隆以為匪任臣滅敵意遂給其三千軍資聽其自入武庫選利器隆於是通凉州解天子西顧之憂今興師北道迎二聖定兩河責望成功伏望特

降虜旨所給器仗盡選犀利者以給大軍之用又為文以誓衆曰金人渝盟連年侵掠刼遷二聖邀致皇族殺我人民擄我子弟掠我財帛焚我廬舍怙勢恃強天人共怒皇帝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追念父母痛如骨髓茲者錫信王元帥之命舉六軍問罪之師委某出征渡河助勝爾等將士素懷忠義當報國恩恊力同心掃蕩邊氛迎還二聖平定兩河奮主辱臣死之忠副簞食壺漿之望爾有功必加厚祿有罪必加顯誅信賞明罰皎如

白日今大軍一舉秋毫不得輒有所犯追其度越燕山深入敵境金帛財寶各有所得盡以付爾安危苦樂與爾同受此言不易各務遵承時汪伯彥黄潛善為相既疑且忌遂選數項烏合之兵付馬以行又有洺州棄城軍兵民兵到泗州者有旨撥五百人隨擴往河北應援信王密受朝廷詔旨反相防閑十羊九牧左忌右疑未至大河詔旨絡繹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河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其掣肘謂不可以成事矣遂屯於大名以俟

之　金人遷天眷於通塞州金人遷天眷於通塞州去燕山府一千五百里給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淵聖自離都城北狩至沙漠未嘗有舊臣候問起居惟至代州遇鄧茂實効臣節迎謁茂實以工部侍郎副路允廸奉使尼堪拘於雲中後取允廸還京師而留茂實居代州茂實聞淵聖將至代乃作哀詞又篆送工部侍郎滕茂實募九字取奉使旗褁之以付友之董銳翌日淵聖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見者墮涙金人使譯

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茂實抗辭不屈

且請侍舊主俱行金人重之

四月韓世忠還行在韓世忠軍於京師與丁進不和軍

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還行在　東京留守宗

澤劄請亟還宮闕凡奏十餘劄言詞激切至是又奏劄

其畧曰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

禄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為陛下

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曾為陛下

思父母兄弟與至親骨肉蒙塵沙漠徯望天兵救拔之
意又不曽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金人所占
今年寒食節有被焚掘之憂又不曽為陛下思京師天
下根本宗廟朝廷百官倉庫儼然如舊又不曽為陛下
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陜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
屠刼殘掠之害但朝廷浮言計較泛舟冐大風險南幸
湖外此奸邪之謀耳臣思之是一欲為金人為方便之
計二為奸邪皆先已津置南方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

至此孔孟所謂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正在是也夙夜疚心泣血瀝誠竭忠盡力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已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又遣少允范世等遥詰行在奏札子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其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道槩之了然區分如辨白黑何則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心無自入焉故其

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之惟恐傷人也彼不忠
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
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捐棄不啻如矢人之惟恐不傷
人也恭惟國家曩縁金人内逼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刼
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致强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眷屬
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憤佐佑
陛下張王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一戰而勝迎
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因或流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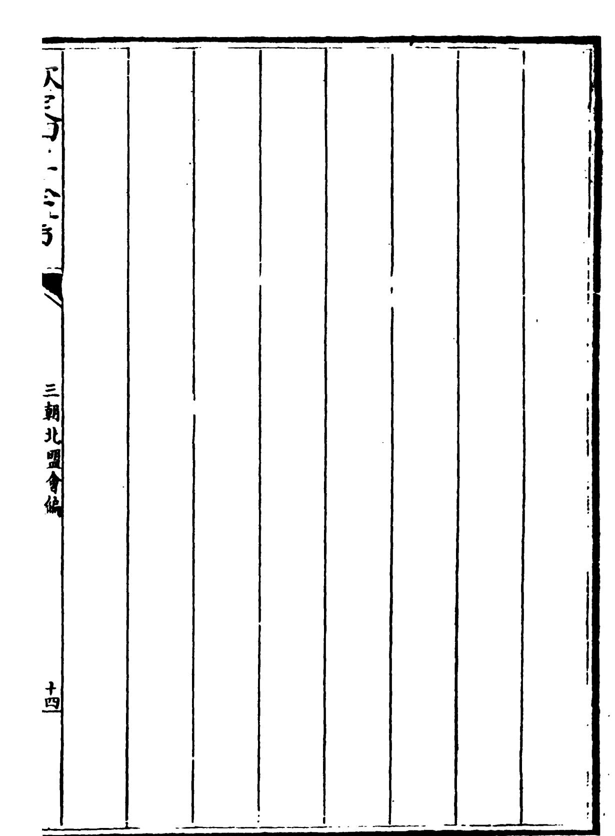
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猶如函人馬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禄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大小之屬不足救謂諸帝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帛以為敵資椿器械以為敵用禁師守之招募慮敢進之敗敵也揞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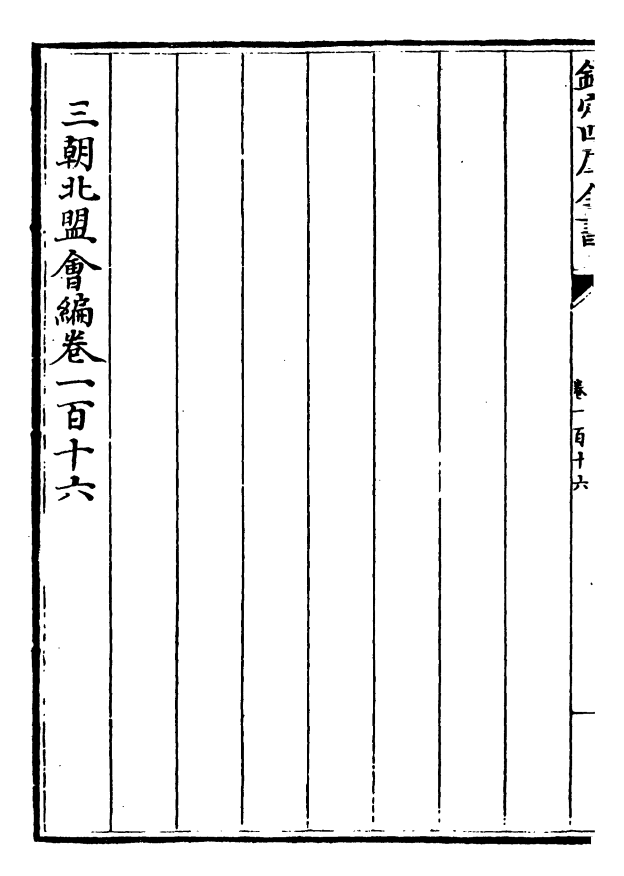
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路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數矣臣衰老孱懦誤國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覆護日月之大明照臨臣此身與臣血屬當膏砍斧虀粉萬狀矣尚安能為陛下保鑫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皡皡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之盈篋而已即臣伏望陛下六龍萬

秉賜歸大内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至此實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奸邪詆誣不避犯冐誅戮臣願陛下如臣此言榜之朝廷俾應在朝臣僚封章疏指𢃄臣言如臣之言涉狂妄乞正典刑名臣罪惡如臣言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二勿疑至是降詔旨言發輜重入京師朕將還闕恭謁宗廟百姓大喜澤在京師俟六龍之至而日復一日不聞鑾輅進發又進劄其略者迺曰親

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詣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為陛下英斷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敵人之足慮太平基業正在茲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蠲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切意陛下乾綱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奸臣誤陛下貿失信之謗也臣伏見適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亡敵人之時

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閻勍王彦各統大兵秉其孤危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宫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願陛下無惑於奸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兹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奸謀徼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毋使謀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氛塵廓清之日臣蒙陛下眷注誓効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二年五月八日辛夘盡八月八日乙夘

八日辛夘韓世忠閤勍進討京西三省樞密院進呈陜西諸路帥臣東京留守司京東等處奏報金人渡河分投出沒攻圍擄掠奉聖旨差韓世忠閤勍各領所部人

馬前去京西攻討劉下東京留守宗澤等楊進等諸頭項相為應援　翟進攻烏舍伊都於西京失利　節要曰自建炎元年冬尼堪再至西京官吏南走統兵官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是歲春三月二十六日尼堪盡焚其廬舍擄其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烏舍伊都之衆尚屯河南白馬市白馬坡河清長源等處雖去西京不遠而敵視之以已棄之物不復顧之無何進於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敵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

出城復據之後進值韓世忠軍至與世忠同欲破敵進為世忠導至文殊寺又為敵敗乘勢進擊世忠又敗世忠於永世後澗時當盛夏敵騎非利之時又連敗我師少得休息且知尼堪由平陸渡河北歸故復棄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金國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　史斌據長安吳玠擒斌克長安又克華州金人既退兵涇原將曲端遂下兵秦州而鳳翔長安各為義兵收復端大怒鳳翔劉彥希殺之會叛賊史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

漢中義兵首領張宗誘斌知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吳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為玠所擒端自襲張宗殺之收復長安玠以斌凌遲處斬

戊辰王彥敗金人太行山王彥與金人戰既勝因夜破金人趙固寨金人退兵

五月甲申朔尚書右丞許景衡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金人陷河北諸州而攻京東京西許景衡以駐蹕揚州恐有不測侵犯請幸江寧府識者雖以為

是然亦不敢以為是黃潛善汪伯彦力沮之遂以宫祠致仕景衡憂之抑鬱而死　林泉野記曰許景衡字少卿温州人元祐九年登第建炎初除尚書右丞二年金人陷河北駸駸犯京東西景衡請上幸江寧府黃潛善汪伯彦皆沮其議未幾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卒

及敵入維揚上方思其言

十五日戊戌王彦駐軍河南王彦在河北師衆大集謂之八字軍為金人所畏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

原斷石嶺關路以臨太行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擬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會澤以彥兵勢雖盛然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遣書延彥議事彥得書悉召諸寨統兵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先發既行金人以重兵尾襲而不敢擊是日濟大河駐軍於河之南

二十日癸卯王彥至京師以兵馬歸於留守司王彥入京師見留守宗澤澤大喜握彥手曰公力戰河朔以沮

金人之氣忠勇無前然京師者國家之根本澤已累上章邀車駕還闕願公速兵近甸以衛根本彦即以所部兵馬副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於滑州界沿河沙店以來上下把截

七月十日丁亥詔發歸朝官赴行在是日進呈楚州來歸朝官事上曰聞州郡多因囚禁歸朝官載罹寒暑不與跌代因小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數百人朕甚憫之覆燾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視之遂異然豈可與金

人一例待之金人與吾戰打殿無罪之人又率諸國之衆薦冒鋒刃使肝腦塗地赤子竟亦何辜朕欲發諸郡拘内歸朝官盡赴行在猶之庶幾可招和氣　閭勍軍於河南府閭勍以班直換授靖康中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歩軍司公事上幸揚州留勍京師留守中京宗澤命勍軍河南欲會合王彥楊進等以圖河北　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宗澤為京城留守招降諸大寇王善楊進丁進等兵氣甚盛澤

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黄潛善汪伯彦疾其成功又疑其變遂以郭仲荀為副留察之

八月二日己酉宗澤奏劉乞駕還京師　遺史曰宗澤為東京留守措置營葺稍有條理頗得士民之心初到京師也會金人使八人來使楚國澤謂有窺伺申奏乞送獄庶全國體詔諭止之澤與黄潛善汪伯彦議論不同澤在京師凡有申請多為潛善伯彦沮止京畿十七縣之境臨河者七十里澤措置均之諸縣每縣四里有

畸各有開壕一丈深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劄寨而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陜西路分為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前澤措置京城守禦之具補葺甚多其費用不少而三省樞密院指揮諸場庫務加修城造器械見催工作役更不合支錢澤常懷憤懣之氣奏請鑾輿復還京師前後數十賞賜詔褒諭曰舜巡四岳耆格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為本根朕遭時多艱逢世大亂永懷撥亂之

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敉寧之有期即旋復之何晚夙宵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為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人君猶父得無欝於瞻思卿等留居千里之畿鈌

八日乙卯東京留守宗澤卒先是東京留守宗澤自建炎元年七月到京師即奏乞回鑾有渡河恢復舊疆之意以大名當衝要檄提點刑獄郭永漕臣張益謙與北京留守杜充相犄角永得檄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

平權邦彦為援兵聲漸振是時王善張用諸大盜皆招
衆京城下卜日進發以薛黄為前驅有陳德者軍班換
授宣和間燕山用兵時為真定府路兵馬都監盧溝之
役降為承節郎京城圍閉在城上守禦城陷歸家不出
仕澤聞其名尋訪得之令統軍為副離城而澤暴卒澤
志大才疎事雖不就而人皆惜之　林泉野記曰宗澤
字汝霖婺州人登元祐六年第累遷朝奉郎靖康初知
磁州為備甚嚴整加秘閣修撰康王同王雲奉使金國

過磁百姓殺雲澤乃勸王起兵援王室不宜北行王遂
囬相州王既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澤與汪伯彥爲副王
至大名澤引衆二千來勸速進副元帥汪伯彥等阻止
不從及王欲往東平府乃令劉浩尚功緒楊清常景王
孝忠五軍以陳淬爲都統制軍開德府又令閭丘勍孫
振往聽澤節制澤屢請進師伯彥恐敗和盟擻止其行
金人自衛南來攻開德澤遣統制孔彥舟敗之次日來
攻行在又爲彥舟所敗澤與權邦彥乘勝欲徑趨京城

以戰車一百五十輛從行至衛澤南遇伏兵敗趨南華敵以兩軍掩擊推車者皆走先鋒統制王彥忠等死之澤再聚兵傳檄四方欲邀奪二帝王即位澤請因天下兵集親征迎二帝復中原黄潛善汪伯彦又沮其事加徽猷閣待制知襄陽澤又乞十萬衆復河北不聽李綱入相薦為東京留守威惠兼著民心悦服王善以兵五萬丁進以兵十萬楊進以數萬皆來降補楊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澤遷資政殿學士合閭丘勍屯兵西京

會合王善丁進楊進合兵六十萬欲渡河迎二聖金人
頗畏憚潛善伯彥疾其功又慮其變乃用郭仲荀為副
以察之方出師暴卒年七十楊進大泣京城失望皆哀
痛之　靖康小雅曰門下侍郎御營使東京留守宗公
諱澤金人再入塞將近畿甸公守磁州抗疏請朝廷大
為之備身乞將兵以與敵角淵聖嘉之進秘閣修撰且
使募河朔騎兵為夾擊之計康王使金至磁為百姓遮
留不使北去公因進說又請上便宜總河朔兵入援京

師會淵聖以蠟書間道拜上為兵馬大元帥且專誅賞
上進公待制為副元帥上南至大名或傳金人已北去
公遂率兵邀擊至衛南遇敵力戰數日敵兵日滋公無
後斷既小衂敵方北去上嗣位進公閣學士拜東京留
守公既至京師簡料戰士信賞必罰兵勢遂振復招來
巨寇如楊進丁進之流得兵數十萬人又繕葺京師譙
門樓櫓以至宫闕官府咸一新之雄壯不減宣和間連
章乞車駕回顧率所訓兵暨所招盜賊北渡河進討時

黃潛善汪伯彥當國雖力沮之而公之意未嘗少衰既而上悟其奸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伊洛又令滄帥劉錫密結河朔之人自青州絶河進兵命公總大衆自滑而北期集於中山公聞命欣躍賫金銀兵械纖悉畢具行有日矣而潛善伯彥恐公成功又以奸計從中止之公大憤懣欝欝久之疽發背而死中外惜之嗚呼如公之忠義實古之以死勤事者不幸捐館真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矣公敗不懼沮而不屈毅然有古忠臣烈士之風志未克伸功未能成奸賊所誤豈非天哉異時秉史筆者至此書曰黃潛善汪伯彥殺宗澤正史法也詩曰洪河滔滔撼野摧山砥柱中立獨當狂瀾敵勢熖熖動植俱殘公俯視之若螢燐然知無不爲獨殿中原方事北討將以身先赤羽若日朱旗絳天二賊巧沮行或止還雖臨二賊奚足償焉奪之遽矣中外悲嘆　宇文虚中權京城留守　中書侍郎張慤卒　郃典敗金人於陝西州

夏縣　馬山寨自靖康元年冬武翼大夫趙邦傑率衆起兵至真定之陷得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政同主之邦傑請信王總制諸山寨遣馬諧行在投表乞師請命馬行寨中有亡歸敵者告於真定同知韓慶和金人副都統韶合二人具陳於東路元帥府恐馬得兵南來故大會敵衆力破諸寨以絶馬之内應以斷馬之歸心諸寨多無井汲水子潤為敵所斷汲道遂至陷没信王不知所在　宇文虚中覲文殿學士為祈請使陽可輔為副使

使於金國先是有詔求能戰勝攻取及奉使絶域迎還
兩宫者許之自陳虚中方提舉杭州洞霄宫乃上表自
薦遂加觀文殿大學士為大金祈請使以楊可輔副使
敇陜河北京東路門下朕紹膺尊極畏寅多艱懔乎
朽馭之難持浩若涉州之求濟講興復之策庶以祈二
聖之還躬廵省之勞庶以副四方之望然而敵國靡聞
於悔禍干戈未息於内侵薦渡河津分攻城邑突騎横
馳於畿内控弦大入於關中綿朔野以驛騷亘山東而

震擾自聞警奏繼遣援師嗟赤子以何辜重罹屠戮葢
朕躬之不德罔克撫存尚賴祖宗在天之靈弗替忠義
狥國之俗番漢協心而禦敵軍民戮力以勤王雖有進
勦之功深憫傷殘之患宜敷恩渥式慰羣情於戲民所
懷者仁既霈汪洋之澤天所助者順必臻眷佑之符兾
國勢之漸隆復邦國於永固咨爾有衆咸體至懷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癸酉盡十月二十六

日

二十一日癸酉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乞罷黄潛善汪

伯彦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陛下龍飛河朔近用黄潛

善汪伯彦以為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未能恢復遂使金人日强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消且如二帝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絶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詔令有如此者又如吳給張闓以言事被逐郤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為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舊制諫官有

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有深意
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
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如此者又如有問潛善
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盖為陛下
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答曰朝廷初不知盖為
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已有如此者又如御
營寨五使雖主兵權凡行在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
則別置兵各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軍情有

如此者潛善伯彦所為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望速罷其政柄别擇賢者共圖大事伸仍具申潛善伯彦照會

二十二日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衛尉少卿　遺史曰馬伸上言乞罷黄潛善汪伯彦政柄辰已刻間道路已喧傳無不忻見於眉宇翼日聞伸遽改衛尉少卿有鞶㦉而吞聲者

二十九日辛巳李成掠刼宿州先是朝廷命李成克京

東河北路都大捉殺使成領兵之河南也秋毫無犯於民將及宿州乃懐反心有攘取宿州之意分軍為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整軍入宿州乃曰備奉聖旨屯駐於宿州故人皆不疑市井買賣如舊軍入未及半即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肆剽掠盡取强壯為軍并驅擄其老幼別將泗州者不及期到虹縣亦縱火刼擄而回成欲一日取兩州別有兾望非常意既聞泗州軍失期遂止於宿

州以前軍史亮反即時撫諭已定事申聞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萬付成得鎧甲軍勢愈勝矣是時車駕在維揚有交番衛士及百姓販賣者成皆資給之故往來行在者皆譽成忠義報國之心識者以為志望不淺非他賊比　賜李成一行將佐詔朕覲風南服注意中原有嘉忠藎之臣夙統驍勇之衆干城壁壘為國金湯方災禍之異常想戍屯之良苦特馳信使往諭至思尚體眷懷益堅圖報　主客員外郎謝亮撫諭夏國先是

春初夏人諜知鄜延無備有可乘之機宥州監軍司忽移文本路稱大金以鄜延割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大兵誅討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王庶即口占據檄詞曰金人初起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畀爾今誰守之國家奸臣之貪得不恤鄰好一至如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為之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募府雖士單寡類皆節制之師左枝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

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傷夏主乃謀移
捷賀蘭司忽亦縮甲不復敢言故朝廷議遣人夏國乃
詔主客員外郎謝亮往撫諭夏國以繼好亮至陜西庶
又移書於亮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
廹方金人挫鋭於凞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
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閤下能仗節督諸路帥協同義
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未能洗雪前恥而亦可以

驅廹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饑餓疲羸何暇興師可保其無他亮不聽亮自環慶入夏國使還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而鄜延無警報

九月一日壬午朔王彥赴行在初王彥至京師以兵交付宗澤也澤令彥量帶親兵赴揚州行在所既到有旨令閤門引見上殿

二日癸未衛尉寺少卿馬伸貶濮州監酒馬伸為殿中侍御史上言黃潛善汪伯彥之罪乞罷政柄善惡之遽

改為衛尉少卿便具以所言申御史臺乞行誅竄有詔馬仲言事不實趣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於是潛善以仲監濮州酒促使上道竟死塗中天下寃之
三日甲申丁進復反率衆冦淮西丁進復反韓世忠軍至獲百餘人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叚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思嘗仕於陝右而世忠為其部曲故世忠敬而信之　杜充為京城留守　遺史曰杜充為北京留守也提點刑獄郭永嘗畫三策以遺充一日永見

充問其目充曰未暇讀也永面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位鮮不顛沛與公等處其殆乎充大慙一日天雨紙錢於軍營中厚約一寸許人皆以為不祥翌日與金人戰於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以守至是宗澤卒乃命充為京城留守張益謙為北京留守裴億為轉運使　別錄曰東京留守宗澤卒杜充代之澤方留守時嘗有志經畧河東河北故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

盜城下復遣復兩宮議既定先以薛廣張用王善前驅統離城下而杜充無意於敵盡反澤所為故河北諸屯豪傑皆散而充又務誅殺故城下兵復為盜去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

十二日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先是知冀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有雲騎第六指揮李政者在京東立功補官授河北將軍冀州住劄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人攻城皆

禦退之禦敵之方皆出人之意表每戰先見勝敗出兵則必勝或夜刼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兵相隔政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十數人皆以濕裹身持杖躍火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伏者遂敗走或跳躍下城城乃無虞政大喜皆厚賞之至是政已死矣故不能保守而城陷

十三日甲午金人陷長安知軍府事郭琰棄城走先是金人陷長安已退去也王擇仁入長安稱撫定永興師既而郭琰以朝廷之命來帥長安擇仁退去琰以擇仁有兵欲得之遂劾擇仁攝鄉村作過等事又移文金州兵會合掩殺之擇仁欲往金州為金人所拒無所歸聞河東山寨有未順金人者乃經畫河東山寨於是金人再攻長安琰棄城走陷之初同州有鄉兵首領党松者永興路經畧司以為統領李彥仙為鄜解州制置使檄

松知同州時同州陷没松大喜寄治於三十里外下寨松猶以長安帥司之命因詣長安見琰欲換其差牒而琰留其知同州文牒不給付而城陷　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都統制先是京東留守司承制以王庶權陜西路制置使曲端權河東路經制使端以狀申庶稱准留守司差河東經制使乞照會以牒移鄜延帥司請徧給人糧馬料交帶行人方議擬閑承六月詔書擢庶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陞端横行遥郡團

練使為都統制詔旨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庶移文諸路請旨催端前來雍耀間措置邊事端復具公狀稱未受告身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自行在賚端告身至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即以鄜延兵先出自龍坊而端又稱日前曾有公移往還已奏乞迴避而涇帥席貢別差雁世才統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行涇原勒端還舊任聽候朝廷指揮亦別差環慶將劉仕忠權都統制涇

原將寇鮮同統制秦鳳熙河兵共不滿萬人先會鄜延軍屯八公原以待庶欲督戰已戒行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乃飛書止世才兵復申狀節制司已起發赴軍前庶以故遣仰勞端端既得兵權則徬徨於淳化矣

二十日辛丑陝西六路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失利師範被殺王庶在坊州遣賀師範趨耀州王宗尹趨白水移文涇環二帥出兵為援驅逐殘敵渡河且備秋高之復入二帥各遣偏將至會師範遇敵

於八公原為敵所乗王師敗績師範死之涇環二將各引歸　范瓊為御前平冦前將軍范瓊以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都統制討李孝忠有功加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同主管侍衛步軍司移軍真州除御前平冦前將軍瓊在真州馭衆慘酷斷臂折肢劊剥炮烙鉤釘推剔靡所不有

二十六日丁未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被殺初京城留守宗澤命王善張用薛廣收復兩河前驅纔離京城而

澤縣卒杜充代為留守不善撫馭務誅殺善與用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敵聞廣至乃解圍廣入相州境與戰不勝廣死其衆皆散

十月丁進以其衆降於劉正彦丁進復反衆寇淮西詔劉正彦帥師討之正彦請通直郎劉晏偕行許之晏者遼東白霫州人在遼以文章筮仕宣和四年率衆數百歸朝廷朝廷授以通直郎金人起兵朝廷以晏總遼東之軍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逮厭敵境晏

知多寡不敵乃請於王彥曰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敵勢甚張若不以奇計破之難以力取請為五色旗幟俾騎兵八百持一色於山林重復自背後取路前後相繼不絶一色旗盡即以他色易之駭敵心王彥然之敵見官兵累日不絶其色各異謂官軍甚衆遂不戰而請降乃分進兵各隸麾下詔晏為朝散郎賜金帛有差晏以金帛悉分將士將士皆悦

五月丙辰王彥轉官免對宗澤遣王彥赴行在也有旨

令閤門引見上殿是時朝廷以遣宇文虛中楊可輔為祈請使議和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敵收復故地言辭過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是日降聖旨王彥沿河宣力日久特與轉武翼郎除閤門宣贊舍人仍舊帶行原擬官遂不得對　王彥為御營平寇統領官上以王彥為御營平寇統領官與平寇前將軍范瓊歸京師彥素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求醫有

旨令真州將治彥居真州閉門遠跡不與人通瓊領彥兵而去　劉光世敗李成於上蔡驛口橋新息縣李成寇淮西劉光世討之以王德為先鋒將率諸將敗成於上蔡驛口橋成奔新息率敗卒再戰時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遥見白袍青蓋者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援光世以兵光世曰非公之力吾其危哉戰皆勝成遂遁走成主謀陶先生以被執送行在以火燃於問明橋上光世特授檢校少傅　王伯彥時政記曰是日御營司

進呈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具到直奏楚州見養濟李成下人兵家屬男兒婦女共六百人上曰此曹凶悍不顧其身豈恤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家屬之罪宜令遣往遠處州縣亦給錢米養之黃潛善曰自李成冦叛諸將及郡守監司多言宜殺其家屬臣累奉聖訓勿殺以招其徒臣聞光世近還過楚州降卒見其家屬亡恙朝廷養濟如舊皆感泣仰戴聖恩悔從賊亂今當擇與官軍戰鬬不降者籍其人口別取處分外餘並給

公據故令自便臣請郊祀大禮赦中可條具陛下寛貸
德音使天下聞之潛善又曰去降赦尚半月日具依令
來指揮行下候放赦更及之則四方賊徒聞陛下好生
之徳如是必散黨回心以歸聖化矣上曰昨日於先世
處取得李成所用提刀來看其刀重七斤李成能左右
手輪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成惑於陶先生邪説臣節
不忠使朕用不得陶先生名子思常為道士誕妄喜談
兵成至符離得之謂成面有割據之相宜驅擄良民十

萬往西川據成都保有蜀成信其說遂生異志逮其敗也軍中多恨不得子思今日先世到都堂押子思來去使人至京門外見鞠其情狀奏聞上甚喜李成者雄州歸信縣弓手也寡言笑重然諾譎詐不情以驍勇聞於河朔有衆數千假行仁義能以甘言撫慰其士卒故亦能得其衆心累功知歸信縣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屠戮成率其衆萬人各扶老携幼渡河東歸朝廷授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充京東河北路都大捉

殺使朝廷慮其黨太盛命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往宿州把截糧運餘衆令押赴行在成遣部將史亮者統所分之人行亮至宿州輒剽殺居民焚汴河橋躡其後追廹懐二不進朝廷得其奸謀命先世追討至兖州界勦殺平蕩無餘成僅以身免初先世許得成者以成官爵予之士奮命爭奪故人得其秘篋與所用提刀

十二日癸亥金人渡河攻開德府濮州是日得報金人渡河攻開德府不破已往濮州見今攻打城壁差御營

使司統制官報後領所部兵由京城前去開德府差統
制官韓世忠領所部兵前去東平府迎接又劉下先差
河外總管見屯駐冀州馬政領所部兵與張俊韓世忠
互相應援既而議者謂張俊為中軍統制不可遠去留
張俊差統制范瓊由京師前去開德府　馬政率兵攻
清平不克還行在先是馬政以節制應援兵馬使集諸
軍欲大舉攻復陷沒河北州郡師次館陶聞冀州已陷
金人攻博州皆徬徨不敢進其副俱重與統制官曲襄

魯班杜林望風奔潰還朝共肆譖誣以迎合當時之意政軍士乏食衆訩訩以頓兵不動為言政遂率衆往攻清平金將達蘭郎君與棟摩鄂勒歡合兵併往攻之敵與政戰城南統制翟仲達及子元忠皆死於陣向晡清平人開門金人掩入政斂兵退衆皆散亂不整政以事不可濟乃由濟南以歸統制張世昌之軍誤由東平路與政相失世昌遂中立節制使牌早晚趨衙政到行在上表待罪褫三官罷其兵職鄂勒歡達蘭棟摩之衆

敗馬擴於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尼堪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尼堪圍濮州之初視其小郡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𠠎其營直犯中軍尼堪跣足逃僅免㝵戩至城陷姚端引死士突陣而出尼堪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尼堪謀陷濮會鄂勒歡之衆先侵北京繼畧兖鄆

二十六日丁丑范瓊率兵至京師　翟興翟進及楊進

戰伊川鳴皐山下軍敗翟進被殺宗澤之東京留守也
借楊進榮州防禦使令河南府進未行澤卒杜充為留
守進為京城統制其衆皆剽掠百姓苦之進不禁引衆
欲入西路聲言就駐捍敵所過焚室廬驅子女殺戮無
辜開發墳塚强刺壯丁數號稱七十萬擅置官吏兇暴
日熾翟進翟興謀曰楊進兇賊為國家大患當力除之
遂率其衆迎楊進與楊進遇於伊川之鳴皐山下夾伊
水而陣楊進多騎興皆步卒望楊進騎兵有懼心翟進

激之戰率衆渡伊水翟進躍馬先登為流矢所中馬驚墜入塹中為賊所害乘勢大呼擊官軍遂敗興麾餘衆保伊川　留守司借楊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　楊進嘗隸王淵軍於應天府金人已陷京師屢分兵攻應天府淵命進及韓世忠與敵戰破之前後多所殺傷上即位淵為御營使司都統制淵妬忌才能深忌進復反有衆數萬自號沒角牛留守司遣人招安進陰許受招安乃借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進不能行　郤興敗

羅索貝勒於解州羅索貝勒攻解州之朱家山部與苦戰三日遂敗之殺千餘級殺其韓留貝勒毛故魯貝勒李彥仙補與從義郎遷陜西都統軍馬　金人鄂勒歡達蘭棟摩共陷慶源府五馬山義兵朝天鐵壁諸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布滿平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園龍坊王庶禦退之於是金人盤礴於馮翊河中據浮橋以通往來渭河以南人情大恐曲端又知孟廸等聽鄜延節制尤不喜遂揭

榜稱敵已過河歸國務農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亦歛兵保險猶以書約慶渭帥王似席貢欲大舉除馮翊餘兵逼逐過河復限大河自守至於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竟以應報不齊又端素不欲聽王庶節制遂復遷延是時鄜延人以秋深必受兵多有遷徙而去者道出環慶吏民皆恐驚移兵人在所以檢察奸細為名奪其財物或毆殺之若無官司者

二十七日甲辰金人陷絳州金人攻陝西回軍時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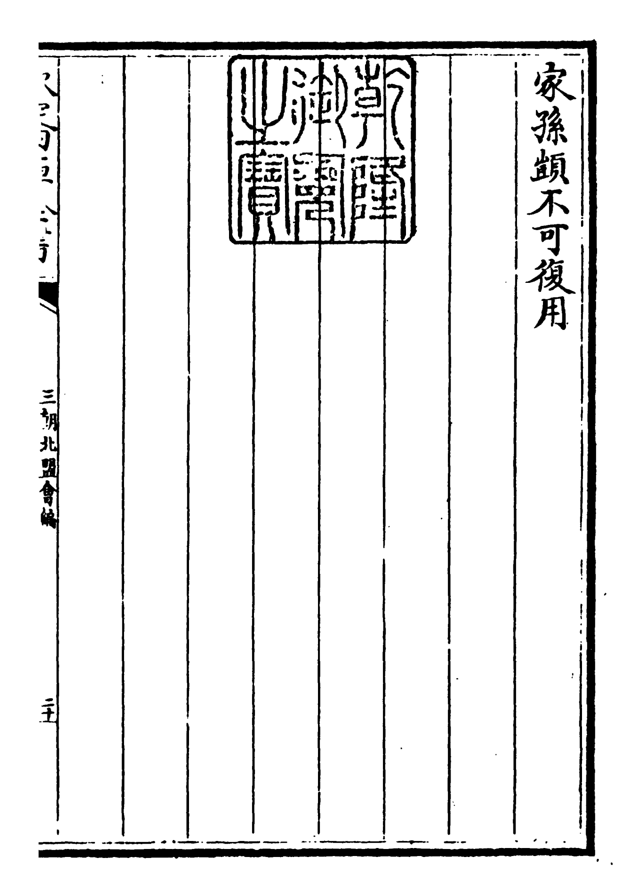
尤為國家守知州乃宗澤之小監倉也甲辰金人攻陷之軍民巷戰者六日　王庶會渭慶路兵欲逐金人過河王似席貢不從先是陝西路制置使錢蓋移文鄜延帥王庶兼制環慶涇原兵討金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還慶涇原各大舉協力更戰而庶慶州人也慶帥王似為桑梓又為帥庶乃貢之舉官皆以庶後進不欲聽其節制遂文具應報而兵皆不出金人游騎上清谿山為涇原帥王𢠸所敗

憝字誠伯瀛州人元祐六年登第靖康初授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權大名府康王至大名憝來迎陛延康殿學士建炎初召赴行在同知樞密院憝在大名府時有治州王明者號王鐵槍與李洪李民聚衆以復奪二聖為辭有衆數萬憝差無官宗子不尤及進士王協王慈招安撫定授明州觀察使洪民皆閤門祇候不尤武翼郎協慈皆承務郎後充知北京遣王明率衆討金人為趙六舍人所殺李民後為賊號滿天星者憝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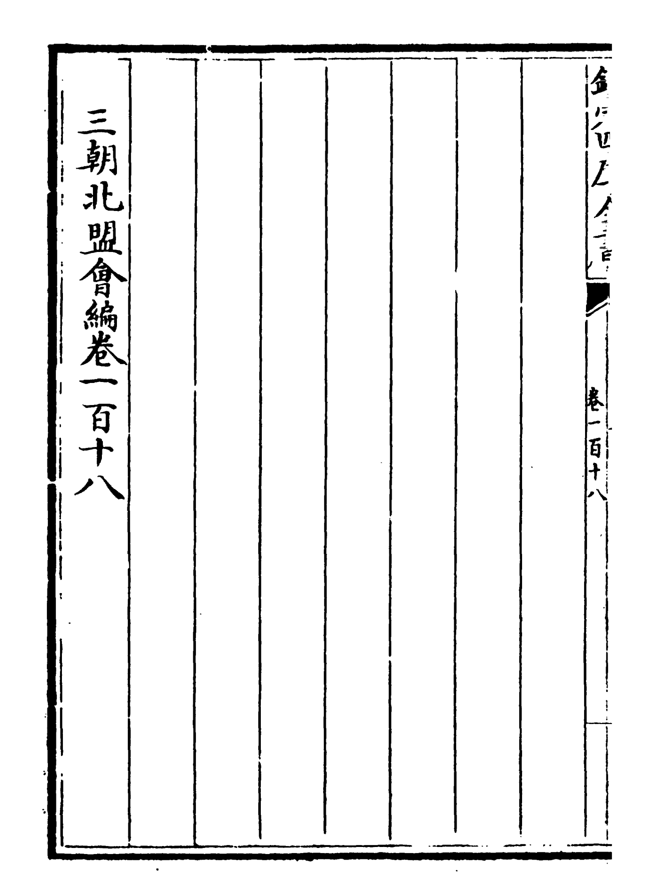
除尚書右丞上幸維揚除中書侍郎慤以忠梗自任會黄潛善汪伯彦潛善伯彦屢笑宗澤顛狂慤曰如宗澤之顛狂士多得數人則天下定矣二人語塞次年八月卒於位識者嘆其志未盛行而已死　靖康小録曰公諱慤靖康之末公為河北都轉運使趙野帥大名師徒不安遂反欲殺野公挺身出諭衆方定且請公領帥事野得免焉大元帥自相州渡河至大名公力規時病且陳天下所以治亂安危之本上為動色而心善之明年

上登大寶位召公入參樞密府稍遷右轄遂貳黃門公
自入預大政惟知殫竭其意益危其諫諍愈切無所避
雖黃潛善怙勢肆奸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奴事之
不敢少忤其意惟公以直道自持面折其失誦言其短
遇事必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已而皆如公言上獨嘉
之潛善內不能無媿愈忌公公亦屢乞身甚力上知公
忠誠勤直加眷以終不聽公去天下引領俟公入相而
公且死矣建炎三年夏上自杭幸建康過公之墓思公

賢降詔遣使致祭厚卹其家嗚呼士之仕於朝也忠無
眷於君矣而天子明察公為深言雖力不足勝潛善之
姧事既驗不能革潛善之愎潛善之悞國嫉賢其罪卒
不逭死而令公死乎是可嘆也詩曰建炎紹統鋭於中
興乃得賢輔食蘖飲氷責君克舜良哉股肱苟用其言
不難丕承時相巨蠹忌嫉才能羣邪翼之如彼鸇鷹公
奮不顧忠勇日增瞻之維何垂天之鵬瑣瑣潛善陋比
蠹蠅賢死姧壽何戒何懲　殿中侍御史馬伸言謝克




家孫頔不可復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八